



柳文

自
四十五
至
四十五

~ 16
2627
7



門 16
號 2627
卷 7

居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祭文

舜廟祈晴文

代永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
 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鋤
 禹玄圭至德神化後王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
 焉告終此謂零陵郡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睽今陽
 德憊候有滄淒淒詩大田有滄淒淒淒淒雲興貌降是水潦混為塗
 泥岸有善崩流或斷隄泛濫疇壠陂陁圍畦恒雨獲
 矣循咎增懷忍茲嘉生均彼蓬藜敢望誅黑蜮蜮音淮

南子黑螭神虬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躍

扶陰蜺

扶音秩擊也蜺音同虹也

式乾后土

以廓天倪

采盛不害餘糧可穫或鯨或洩

音搜漸水聲為

酒為醢鎗鎗

笙鏞坎坎鼓聲百代祀德

眩心不攜豈

獨蘋藻徵諸澗溪

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柳州作一本載於韓文者誤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

宅于巖隈風馬雲車

馬一作併肅焉徘徊

能澤地產以祛人災欽茲有靈爰以

廟饗神惟智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

人將安仰歲既

早曠害茲生長

曠音漢熱氣也長丁丈切敢用昭告期于盼饗

黑盼

乙許訖二切蠶音專猶冥漢也一云濕生虫

某自朝受命臨茲齋壤莅政

虛賦貯蠶布寫注
總作之耳泉賦貯蠶
三賦貯蠶不男都
公景福貯蠶而與

方初庶無淫枉潔廉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及神其

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采盛夷於草莽

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祭蠶文

元和十四年裴行立討黃賊因作此本注云為裴中丞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蠶神

以旄牛尾為之在左駢馬

惟昔禮有太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葺

頭

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

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

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宗

蚩尤前漢高祖紀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

音禡

馬師祭也史記漢武帝為伐南越以壯荆画幡為北
太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面詔盟抗侯以射抗苦浪切詩賓之雖有古典今棄

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孽妖也謂黃少狎保固

虐入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

臣其董眾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脩外事禮記外事

以剛爰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求牛者禱祀求福之牛庶無留

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

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蝨蠱上音矛下音蝨並食苗虫達我

涵育收厥隸圉役于校人隸即計切役也圉養馬者校音效周禮蠻隸掌役校

人掌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頓徒困切通作馬

年甲兵不頓注頓壞也以為神耻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事同上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

禡音罵師祭也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剋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

勝之秦定百越秦始皇三十二年取百越之地以為南海桂林象郡漢開九郡

漢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

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

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

孽魚列切實恣暴盜僮壯殺老掠殺使臣敘與奪同使去聲

梟視洞窟梟堅堯切以逃木戮今皇帝憲宗也受天景命敷

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魯一本作青

道趙魏顯化趙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

以所管六州請吏于朝溥夫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

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官臣其裴行立也左傳襄公

先後之注官欽率邦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迺

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左傳成公十三年鏃刃

鋒鏑畢集于兇躬鏃子木切矢末也鏃甲于盾咸完

于義軀鏃苦蓋切甲也焚煬蕩沃煬餘往如行虛俾

入懷于安以靖離之隅南方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

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入用國語夫

而民用也注水不窮之養功齊乳湏湏多貢觀勇惟

古有制八家所共黃帝制井田鑿井是邦闕焉官守

斯恐蘊利茲久闕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卦易井

漂不食為我心惻上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

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透石作透今則順道終古

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于

富媪媪烏皓切女老稱前漢郊祀歌克長厥靈不愛

其寶敬脩報禮式薦蘋藻

崇門文

祈晴也崇音泳祭名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

以佑成績沴音戾妖也淫雨斯降害于麩麥野夫興

憂官守增揚諸陰既閉陰一本作陽誤前漢董仲舒

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休徵未獲敬用瓢齊上婢

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以展周索索悉各

下在今切周禮鬯人崇門用瓢齊納其雲氣復

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臨叩令之妻李氏也子厚代叔父作

維貞先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

巳姪男華州華陰縣王簿纁許云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賜考壽神資淑德高

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偕貴位孰

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文選二十移所天注女

夫移所天丁此閔凶主噐繼天易長子莫承于宗懿

謂嫁夫也彼賢女孝誠自中温温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

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敝族遠承哀計芳

切纏牽官事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

呼祗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

儀李氏三女婿李伯和王紆陳長皆賢貞元十六年

大歛二婚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線而正于位幼女號戀誓言固之

謂陳長之妻謂陳長仁賢見容曲遂其私謂陳長內顧屏眇祗益摧

悲屏鉏山切誠愧于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並去聲獲

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逐曩心夙

駕東征祖輶將臨輶浦發切道祭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

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獨孤申叔之母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

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獨孤申叔字子重卒年二十七生而不淑未

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群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

抱無孫承家乏祀孝女良壻適遵燕喜其曩與子重

道契義均知心為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

竟罹禍謫逾紀漂淪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

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

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疾而速

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

以慰幽躅獨除王切

祭從兄文柳寬字存諒子厚五從族兄

嗚呼我姓嬋媽上音蟬下於度切長貌由古而審鍾鼎世紹圭

茅並分至于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

遭諸武抑遏，讐冤踣敝不振。踣蒲北匪數逾百年，近

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於曜。旌同期復于前，君修其

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乎疑當作守柳寬

郡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寬中厲

卒年四十七。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墮留

遊歡娛，涉月彌旬，夜蒸膏炬，晝凌風煙，理策嶇嶇。上

丁切說文曰險也靡舟潺湲。潺鉏山切湲于將辭又

醉就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檐檐。檐虫占

前也飛旒翻翻，升拜無形，合突誰聞，逝歸從附于鄧

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祗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

旨酒，豆有純肩。純與豚同伊莫之菲，而誠孔繁，靈耶

罔耶，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子厚同祖異父弟字正夫

維年月日 元和十八年七月 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

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譴，未聞昌延，使爾

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子，慥慥

早夭。慥七到切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

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即線字

傳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

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

命盡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
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
喪之中益復為媿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及所著文
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宗直撰西
漢文類四
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
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子
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已子吾身未死如汝
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
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
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

殯紼切文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弃庶幾有靈
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元和七年藁葬永州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
其英爰矚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
是俞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旋入山南
西道節度使為掌書記至府留後蜀寇內侮
禍聯羗鬣髮茂侯切夷名羗在西蜀
髮在巴蜀叶韻髮讀如謨君出顯畫披攘
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摠南都簡在
山南
凡五徙或六增官至刑部部一本作州謂簡
部負外郎為府留後移刺連部自山南西道府遷
連州刺史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

以渝

簡後餌五石 病瘍且亂

雷謗爰興按驗增証

簡自連州徙 永州未至而

連州人訴簡御史按 章具獄坐流驩州

始雖進律終以論辜

記王制有 功德于民

者加地進律 注律法也

溟海浩浩而君是踰高山茫茫而君是

居嵩嶽當作崇崇山驩 州界

厥弟抗憤吁于康衢天子憫

馬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

簡幼弟詰闕訟冤 天子為之黜連帥

期復中壤遽渝別區喪還天浸又溺二孤

史 羅御 幸訥奉簡之喪踰海 水遇暴風二孤弱死

痛毒荐仍振舌所無何謫于天

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塋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

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

父訓又失煢煢相視

撫悼增恤咸冀其

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容夕計期正文

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

踐乖離求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殞紉以

出斧屋爰封

神非久留息駕于

中書石為誌世德崇手斟以酌

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喜乎崔公之柩

室或坳而頽

或確而萃

陰流泄漏濺沒渝溢

切詩注云 陰流泄漏濺沒渝溢

見一否為濺郭璞曰

萃者崔嵬

纔有貌

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窒，不如

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

躁矣，佻險也。佻音超，輕也。偷也。睽睽欺苟。睽矢丹切，暫視貌。又驚視貌。睽，睽書刃切，張

也。睽賤暗智。睽坐果切，細碎無也。睽，睽古忽字。輕囂妄走。囂音銀。不思

已類，好是群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

姓甚勤，具是舟輦。輦音豫，昇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

故隣，奔奔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

殊世，曷從之遊，酌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即處道守訥逾海溺死者

年月日八舅十舅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嗚呼生

有孝姿淑，且茂，今謂古其終，道克就，今胡典也。典，主而

喪離厥咎，今蹈道而違死，誰祐今，豈汝之昧不能究

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霧，武賦切，與霧同。反復攬予哀，何救

兮，骨肉無從，魂焉覲，今庶幾來歸，餒以侑兮。餒音俊，禮記沔

食餘曰餒，言祭簡之餘以祭二甥。酒實于觴，肉盈豆，今豈伊異人，余

所授，今來耶，否耶，歎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簡之女名媛，嫁朗州司戶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

首，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

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恭惟伯姑。崔氏之母，子厚

也姑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
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謂崔簡以文誨我周
流辯論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
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
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
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
暢浩通賞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閔神理何蒙於天
表切闕音過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
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元和十年子厚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
武陵便道往來信宿武陵即朗州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

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除王切臨視無

路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觸邛阜有位青鳥載

仁崔氏塋北邙山南青鳥乃相墓書道途尚艱歲月逾感方俟歸紉

文忍切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崔簡之子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恡靈奇恡即吝字取不可貪既睿

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塞其

篋匱抽深挾密擔重揭貴揭立桀切舉也又巨列切負也守吏失職

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

誅之行而中道天死莊子為不善者鬼誅之有拔類之才而三

見廢委仁充其驅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

千我出惟八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既孤數祀

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

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

既致其愛抵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

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笑笑即策字今謂之籤

前次陲隈上徒何切下烏田切水曲也笑領即路鳴鞘不迴鞘音稍又

音笑刃室也選詩長鈇鳴鞘中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

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塗之

東野誰贈誰會贈撫鳳切贈送死也既虞以奠誰主誰爵爵魯外切

虞祭名禮記莖既已竟豈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靈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

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

狀厥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

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柩圮土下呼瀆淚

微壻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祇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

有與寄之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
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
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劉禹錫張署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

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

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弱歲游玄圃崑崙山有玄圃出美玉以喻京城之多賢才先容幸棄瑕名

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鷄翼嘗披隼鷄音晏小鳥也隼思允切鷲鳥

逢心賴倚麻繼酬天祿署天祿閣名漢藏書處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

為校書郎子厚亦為集賢殿正字酬當作讐謂校讐也俱尉旬侯家張署為京兆武功尉

子厚亦為憲府初收跡丹墀共拜嘉張署至武功拜藍田縣尉監察御史子厚

分行參瑞獸瑞獸

傳點亂官鴉執簡寧循在持書每去邪漢有治書

相顧傾心自不諱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報音遐未

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貞元十九年署自監察御史還

如渡遼水季自云亭伯更似謫長沙別怨秦城暮途

窮越嶺斜訟庭閑積棘候吏逐麋麋麋音加三載皇

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延架海師役罷梁澹澹側加

京邑搜貞幹南宮步渥注渥注水名

自臨武移江陵掾自江陵掾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遷

尚書刑部員外郎世推材是特人仰驥中驎欲刺苗人地署

為虔州刺史仍逾韻石崖禮容乘理琫琫音必佩刀

加建旗翻鷲鳥負擊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聞感六

珈珈音加詩云副笄六珈肯隨胡質矯州刺史使其子

威告歸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方

惡馬融奢後漢馬融居宇器服多有褒德符新換懷

仁道送遮謂署遷豐俗嫌龍節晚朝既介圭賒詩韓

其介圭入禹貢輸苞匭禹貢荊州周官賦秉秬秬切

未數也周禮秋官掌客注十六斛曰雄風吞七澤司

乘四乘曰管十管曰稜十稜曰秬

相如賦楚 異產控三巴劉璋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七澤

守是為 卽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賈賈音賈不應虞渴澤

史記竭澤而 寧復歎樓直直鉏加切踈蹶先駕踈蹶

音蹶愛馬行貌 籠銅鼓報衙籠銅鼓染毫東國素濡

印錦溪砂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會音賂吳楚燒山

吳歛工折柳歛音俞歌也樂楚舞舊傳芭音巴楚辭

和後得如龍 隱几松為曲隱於勒切據也唐李泌取

薦祗祀祀變荆巫禱風移曾婦髻髻莊華切婦人喪

而巳聞施愷悌還觀正奇表慕友慚連鷹音夏侯湛

善同輿接茵 言姻喜附葭前漢中山靖王傳葭葦沉

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常折逢入手盡義敢

辭親耻汙唯恐長疵痕上才支切善幻迷冰火幻胡

齊諧笑泪塗東方朔傳隱語曰東門牛屢飯淮南子

送客東門之外竄戚 中散蠹空爬晉嵇康為中散大

方飯牛叩角而高歌 復多強爬 逸戲看猴鬪殊音辨馬過過莊華切左氏

能老新聲厲似姱美好也豈知千仞墜祗為一毫差

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剗剗於加切自貯愁聽夜雨

隔淚數殘葩 梟族音常 聒梟堅亮切 豺群喙競呀豺音麻牛各山

野鶯行看鶯莫一切 江魚或共批瘴氛恒積潤訛瘴音麻牛各山

火亟生煨煨虛加切 耳靜煩喧蟻晉殷師患耳聰聞床

魂驚怯怒蛙韓非子越王出見怒蛙乃 風枝散陳葉

霜蔓纏寒瓜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遠遠音退 思鄉

比莊鳥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 遯世遇睦夸

睦息隨切此史隱逸傳睦 漁舍茨荒草林橋臥古槎

搓鈕加切 御寒余用剝剝音計西域毳布織 挹水勺

仍柳挹伊入切勺市 窻蠹惟潛蝸蝸胡切 薨涎競綴蝸

薨謨 引泉開故竇護藥播新葩葩音巴離 樹怪花因

羅青解木 槲花多 蟲憐目待蝦蝦表錄異海鏡蟹

水母蛇也有口無目蝦隨食其涎人 驟歌喉易嘔嘔

或取之則然然而沒蓋蝦有所見耳 曳捶牽羸馬垂蓑收

艾猴猴音加壯不也左傳定公十 已看能類鼈能奴

猶訝雉為鷄鷄戶花切 誰采中原菽徒巾下澤

車周禮巾車巾飾也後漢馬少遊乘 俚兒供苦筍僮

父饋酸植僮七衡切晉陽秋云吳人 勸策扶危杖邀

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春菘米菘

乎切通作苾 珍蔬折五茄五茄藥名本草云 方期

飲甘露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杯酒屋鼠

從穿穴林狙任攫拏春衫裁日綺朝帽掛烏紗屢歎

恢恢網頻搖蕭蕭置置容邪切屯網衰榮困葉英盈缺幾鍛

墓淮南子月中有蟾路識溝邊柳城聞龍上笳笳牙切

胡人卷蘆葉吹之共思捐佩處楚辭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

然云千騎擁青綯綯古華切青紫色綬東郭先生拜二

筆墨間錄曰子厚長韻屬對最精如以死地對生涯中原菽對下澤車右言對左轄皆的對至

於香飯炊菘米珍蔬折五茄假菰為孤獨之孤以對五也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

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允竄秩湘

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揚

弘農人中丞李夷簡彈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後入為王傅子厚時為永州司馬以

詩獻之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

關識新安地漢武帝紀注樓船將軍楊僕耻為關外民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於是徙關

至新安去弘封傳臨晉鄉揚朗為秦將有挺生推豹

蔚遐步仰龍驤幹有千尋竦精聞百鍊鋼茂功期舜

禹高韻狀羲黃狀一作上足逸詩書圖鋒搖翰墨場

雅歌張仲德詩六月張仲孝友頌祝魯侯昌詩憲府初騰

價貞元中憑為監察御史神州轉耀銜神州謂右言盈簡冊憑

為起居舍人
右史右史記言
左轄備條綱
憑為左司員外郎轄胡

王王侯左轄為同姓唐六典左右丞掌管
轄省事故杜甫上左丞詩云左轄頗虛位
響切晨趨

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
憑嘗為禮部郎中禮記

鄉相論將七兵揚
憑嘗為兵部郎中魏置五兵尚書

見康中分中兵外兵名為左
右曹後魏遂為七兵尚書
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餼羊

憑嘗為太常少卿
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巖廊峻節臨衡嶠
衡

屬湖南謂憑為
和風滿豫章
豫章洪州謂憑遷江人

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前漢季布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
細故誰留

念煩言肯過防壁非真盜客
張儀遺楚相誓曰我金
不盜而壁若管我

有誤持郎
直不疑為郎同舍告歸誤持
龜虎休前寄

虎寄漢舊儀二千石銀印龜組漢文帝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謂憑解江西觀察使
貂蟬冠舊

行謂憑召還為左散騎常侍貂都聊切鼠屬後漢志
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注金取

堅剛蟬居高飲潔昭
內勁悍而外溫潤
訓刑方命呂
尚書呂刑穆王訓

刑夏贖
理劇復推張
謂憑為京兆尹漢張
敞能理劇為京兆尹
直用明銷惡

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
漢石慶為齊相齊
國為立石相社
恩比召

南宗詩甘
希怨猶逢怒
語云怨
多容競忤強火炎侵

琬琰鷹擊認鸞凰刻木終難對
憑在江西李夷簡自
御史出官在巡屬憑

不顧接之由是夷簡舉
効之下獄置對遂貶馬
焚芝未改芳遠遷逾桂嶺
憑

與臨
賀尉
中徙滯餘杭
謂又遷餘
顧土雖懷趙
史記廉頗
一為楚將

無功曰我
知天詔畏匡論嫌齊物誕
莊子有齊
物論篇
騷愛

思用趙人
知天詔畏匡論嫌齊物誕
莊子有齊
物論篇
騷愛

遠遊傷

楚辭有遠遊章屈原所作

麗澤周群品

重明照萬方

元和七年

立遂王為皇太子

斗間收紫氣

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掘得劍其夕

氣不復見

臺上挂清光

福為深仁集妖從

威德禳秦民啼

獻畝周士舞康莊

爾雅道五達謂之莊

采綬還垂艾

晉

注漢書蓋草名似艾可以染綠因以

華簪更截肪

音

方脂也魏文帝

高居遷鼎邑

左傳宣公二年武

遙傳

好書王

謂憑遷王傳居洛陽也史記

碧樹環金谷

石

別館在

丹霞映上陽

唐上陽宮在

留歡唱容與

與音

要醉對清涼

故友仍同里

常僚每合堂

淵龍過許邵

許

冰鯉弔王祥

本注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都王舍人居憂在洛皆弘農公平生親

友今按後漢許劭兄虔亦知名時人語平

玉漏天門

靜銅駝御路荒

華延雋洛陽記兩銅駝在官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

澗漚秋漱灑嵩少暮微茫

嵩山東為太室西為少室以其下有石室也在洛中

遵渚徒云樂

詩鴻飛遵渚謂

冲天

自不遑降神終入

輔

種德會明敷

敷與揚同書大禹

獨棄儻

人國

此下子厚自述儻

難覓

夫子牆道家殊孔

李

後漢孔融見李膺曰

舊好即潘揚

子厚娶憑弟之

余十二而獲見東武楊君名肇以女妻岳

世議排張摯

史記張

之以姻好揚君名肇以女妻岳

時情棄仲翔

吳志虞翻字

取客當世故終身不仕

不言縲紲枉徒恨纏微長

微一本

坐徙丹陽尉

賈誼

賈誼

賈誼

愁單闕單多寒切闕於歌切太歲在卯日單闕之歲鵬集予舍鄒書法

大梁鄒陽遊梁從獄中上書炯心那自是昭世嬾伴狂世一鳴

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逐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

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

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裴曹長未詳其名呂道州名温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為高

絕余因拾其餘韻酬馬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

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前漢待詔金馬門銅魚亦共頒唐志銀菟符改為銅魚符易字

今則疑山看積翠九疑山在道州澗水想澄灣澗涉盈切澗水在韶州

標榜同驚俗清明兩照姦乘輶參孔僅本注云韶州嘗隨潘戶部

出征賊今按漢孔僅領天下鹽鐵按節服侯獵本注

州昔使絕域遂無滑夏之虞按漢宣帝時稽侯儼號

呼韓邪單于獨所姦切此謂呂温副張薦為吐蕃弔

使賈傳辭寧切賈誼為長虞童髮未髡髡音班半白也謂虞翻

秉心方的的騰口任嘖嘖韓子云其闕嘖嘖音頰爭也聖理高懸

象爰書降罰史記張湯傳爰書注爰接也謂以文書代換其口詞尚書呂刑注六兩曰

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寇恩

猶賢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此于厚自迷思賢淚自潛潛所好切出涕

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惇鯨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瘴

貌

柳文

四二二

滯滯五還切月光搖淺瀨風韻碎枯草營古瀨切海俗衣

猶卉山夷髻不繫泥沙潑虺虺虺短道切榛莽闢材獲

獲音蠻循省誠知懼安排祗自憫憫音開說文俞也食貧其

莽鹵被禍詭媚編連音開切遠物裁青剝居剝切時珍

饌白鷓長捐楚客佩楚詞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未賜大夫環

穀梁注大夫待放於境君賜之環則還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

慰顛顛妍唱劇妖嫵嫵音開說文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圖南下篇同

遠弃其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鍛羽鍛音殺又所介切殘也

濡沫慰窮鱗莊子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困志情惟舊困一作同

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關

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為隣機事齊飄瓦

莊子雖有枚心不怨飄瓦嫵猜此拾塵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子貢得米顏回炊之於陳屋之下有箒煤墮飯中顏回取而食孔子望見以為竊食也高志余肯賦楚詞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長鍊子忘貧古協切史記馮諼彈其劍而歌曰長鍊歸來兮食無魚睽携忽此辰開顏

睽晚驚移律晚於阮切晚而將及睽携忽此辰開顏

時不再紉音半紉足去何因紉音半海上銷魂別天

邊弔影身祗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謂婁圖南蕭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

卯文 四十二式

人丘

楚辭仍羽入於丹丘注羽人之國人得道身生毛羽也丹丘晝夜常明

味道憐知

止遺名

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

重

又選擬四愁日何難徵雜賦酬詩雜佩以報之注以增之雙南金

屬

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枉路猶徑路也

張文潛嘗論公門掩候蟲秋一聯為集中第一

敬言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

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謂吳武陵

一夕生

秋風積霧

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

與同若人

抱奇音朱絃絕枯桐絕居曾古鄧二切與

則小絃絕楚辭絕瑟今交鼓注絕急張絃也

清商激西顛

音浩漢西顛歌曰西顛沉陽秋

殺

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

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

寒齒清心拂塵服間持貝葉書

西域有貝多樹國人以其

葉截剪而寫書謂之貝葉靈文

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

逐遺言

其可冥遺一作遺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性注繕治也道人庭

宇靜

謂超師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

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詩眼云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

遺言冀可冥籍性何由熟真妄以喻佛理言行
 以盡薰修外此亦無辭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
 深竹蓋遠勝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露
 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
 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
 精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
 遺辭可謂曲盡其妙而無毫髮之遺恨矣
 筆墨間錄云山谷學徒筆此詩於扇作翠色連
 深竹翠色語好而苔色義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道州泂流此
 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履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跣跌便
 終夕脚踏坐全脚踏是如來坐半脚踏是菩薩坐風
 窻踈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蒲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驟湘竹謂茶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採
 靈芽採于活切採也蒸煙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
 圭璧無纖瑕璧一作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
 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毗頭脂切維摩
詰經時化菩薩以蒲鉢香與維摩詰取香普薰毗耶
 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佛等諸大
 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侶咄當沒切
 無乃貴流霞項曼都遊紫府飲流霞酒

零陵贈李卿元待御簡吳武陵

理世固輕士弃捐湘之湄陽光競四溟李深源元亮敲石安

所施

敲口交切作敲非選潘安仁詩欸如敲石火

鍛羽集枯幹

鍛所拜所入二切

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

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

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窈音杳眇音眇前漢紀注

讀曰要妙

界圍巖水簾

元和十年正月

界圍匯湘曲

匯胡對切又上聲

青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

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顛想

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

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還有意仍丹丘楚辭遠遊章仍羽人於丹丘

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

左傳知罃曰兩釋縲囚謂元和十年詔宗元等赴上都

采真誠眷戀壯子是謂采真之遊

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

延佇催行舟

筆墨閒錄云此詩奇麗工壯始言水簾之狀不甚言但發二語云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簡而工矣

古東門行

鮑明遠樂府有東門行此詩蓋諷盜殺武元衡事元衡為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散走遂遇害于路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靈動橫陣雲

漢景帝三年七國反周亞夫將

三十六將軍往擊之此謂吳元濟反武元衡請遣兵討之王承宗李師道請宥元濟白事中書元衡斥去

元衡

遂謀殺

鷄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

史記孟嘗君逃

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鷄鳴而出客乃詐為鷄鳴而入關刺宰相

赤丸

夜語飛電光

前漢尹賞傳長安少年受賊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

文徽巡司隸眠如羊

眠一作眼一作狠皆誤徽古馬切前漢中尉掌徵巡京師古曰

微謂速遶也

又司隸掌察三輔謂賊射元衡不能禦暴當街一

叱百吏走

謂賊乘暗呼曰滅燭元衡徒御散走遂害元衡取顛骨而去

函匕首

前賈誼傳雖有悍如馮敬者適答其口匕首已陷其胃矣

兇徒側耳潛愜

心

謂李師道王承宗等悍臣破膽皆杜口元衡既死朝士懼爭

捕魏王臥內藏兵符

史記魏將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如姬竊與公子無忌無忌合符

擊殺盾郵辱其軍

子西掩袂真無辜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

殺子西于朝子西

差胡轂下一朝起

司馬相如曰是以袂掩面而死

而差夷敵國舟中非所擬

吳起日舟中之安陵誰辨

削礪功

史記梁孝王使人刺殺宋盎於安陵郭門外刺者置其劍劍着身視其劍新冷問長安中

削礪工工曰梁王子其來治此

韓國詎明深井里 史記

劍以此知而發覺之功當作工

刺客聶政刺殺韓相俠累

因自皮面扶眼且眉出腸

井里聶絕膳斷骨解下補

其姊娒哭之曰是軫縣深

政也

字疑與朋同廣韻項也

萬金寵贈不如土

寄韋珩 韋正卿之子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傍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群

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 咽鳥結切塞也 曾鳴

四十二

十三

肩舉不可逃 桂州西南又千里 灘水圍石麻蘭高

支切即桂江也麻蘭當作蘭府山名在桂州理定縣 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

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

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枹音孚擊手鼓杖 奇瘡

釘骨紫髮翻鬪書冊上音澹 鬼手脫命爭織毫今年噬

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爾來氣少筋骨露蒼白

節泪盈顛毛節則瑟切泪越筆切 君今矻矻又竄逐

乾口點切與砒同爾雅曰固也石堅也又口骨切 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

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

踐踏久已勞厚得罪今十餘年 幸因解網入鳥獸湯去三百網莊子曰

入鳥不亂群 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

望東北心滔滔東北珩所諱處

奉和楊尚書柳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

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柳且林切揚於陵李吉甫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貞元中李吉甫為柳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韵元和十

一年戶部侍郎判度支楊於陵貶柳州刺史 境以道

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臨鳳去徽

音績芝焚芳意深謂吉甫已去於陵被誦 游鱗出陷浦暖鶴遶

仙岑風起三相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

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遲音釋待也易遲歸有時 驂駟當

遠步鷓鴣莫相侵鷓鴣音遲決鳥名立夏鳴則衆今
日登高處還聞梁甫吟梁甫吟樂府曲名諸葛亮好

楊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推使

盡其功輒獻長句楊於陵

截玉銛錐作妙形銛思廉切利也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傳

用裁天詔漢以尚書郎作詔文內史新將寫道經晉王羲之為

桂陽卿月光輝徧桂陽郴州也毫末應傳顧兔靈楚辭

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也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今盡通風俗故事江

作注

聖代提封盡海墟墟而緣切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

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周處有風土記十卷椎髻老

人難借問前漢西南夷傳自滇以北皆推髻注謂髻如椎之形也黃茆深峒敢

留連山穴也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書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劒鏃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

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東坡日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劒鏃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上

云二公當時不討會好做成一屬對子瞻為之對曰繫蕙豈無羅帶水割愁還無劍鐔子厚詩知海上多奇峯也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元和十年五月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圃

層城閭風玄圃皆在崑崙歆陽訝垂冰歆許嬌切熱氣出貌白日驚雷雨笙

簧潭際起鶴鶴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

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淵的丁歷切皪音歷鏘鳴

捐珮浦楚辭捐余珮兮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

滿川忽疑眠洞府一作恍忽迷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此下至詔追赴都詩並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堠應無

數次第行看別路遙堠古茂切拾遺錄日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印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之鼓道路記以里堠起軒轅時也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

逐正是峯前回鷹時衡山有回鷹峯

汨羅遇風汨莫歷切屈原所沉江

南來不作楚臣悲謂屈原重入修門自有期楚辭招魂云魂兮歸

來入修門些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從行騎走

筆酬贈竇常為朗州刺史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

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曰予予干旄在溪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同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見漢官儀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五馬言常也騑駼旁馬也助征騑即謂促其行騎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傳舍也荆州不遇

高陽侶漢酈食其高陽酒徒一夜春寒滿下廳下廳猶下舍也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屬郢州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耻禮記曲禮四郊多壘此御

大夫之辱也注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

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

善謔驛和劉夢得酌淳于先生驛在襄州之南即放鵠之

水上鵠已去史記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山邑門飛其鵠揭空籠往見楚王曰臣不忍鵠之

渴出而飲之俄飛吾欲刺腹而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哉厚賜之財亭中鳥又鳴史記齊威王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度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辭

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伐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趙王與

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引兵去荒隴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劉伶

今日意異代是同意此以劉伶比夢得也

題淳于髡墓

劉夢得

生為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

邊寓言本多與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

樹前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城之左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

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右

西川節度使李夷簡薦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

去和南風詩鶴鳴云

愜舜心家語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從此他山千古重他山之石

殷勤曾是奉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

御呂衡州名溫元和六年是時監察御史元李二侍

御李深源元克巳

衡岳新摧天柱峯

衡山五峯其一曰天柱此喻呂衡州

士林顛顛泣相

逢顛顛即憔悴字

祗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鍾音詔

文子曰其勳銘於景鍾

三畝空留懸磬室

左傳僖公三十六年齊侯曰室如懸磬亦

作九原猶寄若堂封

禮記檀弓吾見封之有若堂者矣注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

又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

遙想荊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

魏陳登字元龍許汜劉備在荊州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陳登卒時年三十九呂溫卒時年四十二故以相比

劉二十八詩

一夜風霜凋玉芝蒼生絕望士民悲空懷濟世安
民畧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
要離朔方徙歲行將滿欲為君刊第二碑
奉酬楊侍郎文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

來諸賓二首

侍郎楊於陵

貞一來時送綵牋一行歸鴈慰驚弦翰林寂寞誰為
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喻楊侍郎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

左傳鍾儀南冠而縶鄭人所獻楚囚也

治長雖解縲繼無由得見東周

南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

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援音爰離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顛顛到秦京召赴師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

風煙在漢武帝時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謂子厚適柳夢得道連昏

度桂嶺乃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伏波故道翁仲遺墟草樹平曰翁仲又水經注鄱南

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此謂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疎招物議

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

纓

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舟適至前別處而君沒於南中因賦詩以投予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枕轉山城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籬春故

利陸別籍武行公妻字
難存道三載為女秋隨河
羅長溪公句恨似多

人今不見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時迴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踈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即祗謂天水趙也

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黃帝使伶倫取竹解谷十二筩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本注云昔與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為別存亡二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筴至釣磯留待徐容

州

幽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

謂容管經略使徐俊

王程儻餘暇

上子陵臺

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子厚與韓泰韓晔劉禹錫陳謙凌準程屏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貶號八司馬凌準執誼皆卒貶所程昇先召用元和十年子厚等五人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子厚為柳州泰為漳州晔為汀州謙為封州禹錫為連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

水

颭職談切集韻風動物也

密雨斜侵薜荔墻

落葉注薜荔香草綠木而生

嶺樹重遮千里目

一本作雲歛江流

曲似九迴腸

司馬遷云腸一夕而九回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憶昔

書帶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川

越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

淮南子曰經於

印文生綠經旬合硯直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

翡翠桂江秋水露鰓鱗

上魚容切魚皮有文出鱗浪又音隅下音庸魚各也人本自忘機事為想年來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

峨或作岷者非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屬臨蒸縣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

迴山似戟林邑漢象林縣羊牯南下水如湯羊牯音

既成夜郎以且蘭有椽舡舡舡舡於岸而步戰

江廣數里山蒹葭漸漚秋露橘柚玲瓏透夕陽非

是白蘋洲畔客南史柳渾為吳興太守嘗為江南還

將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劉禹錫

連壁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劈箭上得江

負弩啼寒狖狖余枚切鳴榔驚夜苑犬多毛遙憐郡

山好謝守但臨窻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

跡潭心日暖長蛟涎蛟於江內吐涎人為涎射工巧

伺遊人影射工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即蜮也颶母

偏驚旅客船颶音貝嶺表志云南海秋風雲物從此

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峒通作洞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裏鹽歸峒

客若而綠荷包飯趁虛人虛市也青箱記錄云嶺南

之灼切虛鵝毛禦臘縫山剝剝居例切邕管溪洞不產絲纈

人家家養鷄二月至十月鷄骨占羊拜水神前漢郊祠志越祠鷄
骨如鼠上注持鷄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莊子宋人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即事見寄音寧即容

鷓鴣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

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為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一首

芳朽自為別無心乃玄功天天日放花榮耀將安窮

青松遺澗底擢時茲庭中薛上積雪表明秀寒花助

葱龍音忽龍幽貞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竒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

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

清韻動筇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贈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入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榕音容初生如葛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

盡榕葉滿庭鴛鴦亂啼

藝苑雜錄黃云閩廣有木名榕音容子厚集有柳
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榕葉滿庭鷺亂啼東坡
詩卧聞榕葉響長廊又云即今榕葉下庭臯即
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
庭廣容之說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
仙人山不屬分符
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仙人山在柳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賈鵬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
遙知玄豹在深處
下笑羈絆泥塗間
列女傳陶吳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

別舍弟宗一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
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
宗一將遊

奉和周二十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

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

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
音非馬也夢喜三刀近
音王濟為廣漢

太守夢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意甚惡之王簿
劉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
嫌五載違疑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

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本注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度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書成欲寄庾安西

晉庾翼為安西將軍

紙背應勞手自題

子厚與夢

得聞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庾翼書為寄

聞道近來諸子弟

孟崙二童疑夢

得家臨池尋已厭家鷄

使征西翼書火時與右軍齊子弟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厭家鷄皆學逸少書

酬家鷄之贈

酬前殷賢戲批書後者

劉夢得

日日臨池弄小雛

喻二童

還思寫論付官奴

褚遂良撰王右

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官奴又行書五十八卷其第十卷有與官奴小女書

官奴羲之也時子厚未有男子

柳家新樣元和脚

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或

曰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

且盡薑芽斂手徒

重贈

二首子厚答酬家鷄之贈詩

聞道將鵝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

劉向子歆父子所見異同自相

難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

如君家尋答曰固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

莊子西施病心而臍其眉里之

醜人亦捧其心而臍其眉

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西

賦云有西鄰賓問於東都主人此謂劉家就子厚求寫西都賦也

私益列為女子來柳書

答前篇

答聞說將鵝詩

劉夢得

小兒弄筆不能嗔沈壁書憲且賞勳

沈烏臥切汗也羲之子獻

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從後擊其筆不脫
嘗出戲見北窻新築土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
書方丈二字
觀者如堵
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倚隸書尤善王右軍幼師之在
書法入妙品

答後篇

答世上悠悠詩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

前項籍傳書足記姓名

遠勞辛苦寫西京

西都賦

近來漸有臨池興

後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為報元常

欲抗行

魏志鍾繇字元常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雁行也

疊前

子厚答小兒弄筆詩

小學新翻墨沼波
羨君瓊樹散枝柯
在家弄土唯嬌

女

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握筆利空形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佛素誦習矜所獲

覺庭前鳥跡多

子厚答昔日慵工詩

疊後

子厚答昔日慵工詩

事業無成耻藝成

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南宮起草舊連名

與夢得得嘗同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勸君火急添功用
趨取當時二妙

聲

言衛瓘為尚書今與尚書郎索靖俱善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本注云嶺南支郡無綱官考典帳典等悉附都府至京

行盡關山萬里餘
到時問井是荒墟
附庸惟有銅魚使
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

因寄

一絕

漳州韓泰也靈徹會日

早歲京華聽越吟

劉禹錫作靈徹文集序云好篇什從越客雜學為詩

聞君江

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王羲之為

會稽內史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

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甬東在會稽句章縣東海洲中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皇

樹楚辭后皇嘉樹橘來服兮不學荊州利木奴

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

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吾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

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靈徹詩僧也侍郎楊於陵

東越高僧還姓湯

惠休上人俗姓湯今靈徹上人亦姓湯也

幾時瓊珮觸

鳴璫

璫都郎切佩璫也

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休上人贈鮑昭詩日飛枝兮金英綠葉今紫莖不入君玉杯秬采還自榮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段弘古呂温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

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懸瘴海秋祥柯水向郡前流

祥柯音減柯

勞君遠

問龍城地龍城正北三千到錦州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贈別 劉夢得

衡陽與劉夢得分路贈別詩見前

去國十年同赴召湘江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

丞相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乏軍興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後為丞

相劉夢得自謂初貶連州今又出刺連州為重臨也三黜名慚柳士師柳下惠為

士師三黜歸目併隨迴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

過連山下桂江即灘水在柳州城外連山即連州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答 此答重別詩

劉夢得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迴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
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岐一本作湘何年

待汝歸

答 答三贈詩

劉夢得

年方伯玉早遠叢字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為

河間相作會待休車騎謝朓休沐東還詩曰還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相

隨出尉羅

尉音尉小綱

種木榭花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因長作龍城

守

柳州龍城守

剩種庭前木榭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

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况是望仙時

史記仙人好樓居蓬萊

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東方朔三偷王母桃

訓曹待御過象縣見寄

象縣屬柳州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

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柳渾詩汀州採白蘋

柳渾詩汀州採白蘋

意欲林蔽非不自由

林軍精不州林白燕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永州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
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
松谿窈窕入窈胡了切深遠也窈士了切深石棧黃
緣上蘿葛綿層甍莓苔侵標榜密林互對聳絕壁儼
雙敞塹峭出蒙籠墟嶮臨澗瀆嶮為檢切高峻貌澗
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群崖廻環驅萬象
小劫不逾瞬瞬音舜維摩經世尊世界各大小劫大千若

卯文

四十三卷

一

在掌

維摩經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體空得家輪着在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

化元觀

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螻上音蔑下母跼踖疲

跼踖

跼渠玉切跼子昔切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竒極遙

矚窮妙

閱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

嗣浩氣

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莊子名者實之賓也

超攄藉

外獎倪默有內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

潛軀委

韉鎖韉音董馬韉高步謝塵埃塊鳥朗切蓄志徒為勞

追蹤將

馬倣淹留值頽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

翻雲波

泱泱泱於黨切泱莫朗切大水貌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

廣羈木

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

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

文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頽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即法華寺西亭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

伯夷巢父

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廻薄攢

林梢

攢姐九切西亭構其巔及宇臨呀庠上虛牙切下許交切背瞻

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羈貫

去江介

穀梁昭公十九年羈貫成童注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貫與中同又西都賦與江介之

秋涓

江介江之左也世仕尚函峭故墅即豐川墅承與切田廬也數畝

均肥瘠

瘠丘交切亦作曉臺館葺荒丘池塘疏沉坳會有圭

組戀遂貽山林朝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音所交切囚

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蠨蛸音隙

隙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挹流敞清觴撥野代嘉

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遙屏幽昧澹薄辭喧

呶晨鷄不余欺風雨聞嘒嘒音交再期永日閑提挈

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永州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

高館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激霽激直凌切與澄同織

雲盡塞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

叫羈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

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汭澗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

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踈登石娛清淪

日出洲渚淨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

雙江匯西奔匪胡罪切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

靈神洞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振之人切動也陶埴茲擇土

埴承職切粘土也可作瓦器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遠

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

欣調音罔

南澗中題

永州

秋氣集南澗

古澗字

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

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

漪於互切水文也說文小波為淪引詩河水清且淪漪今詩作漪

去國魂已游

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

徘徊祗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筆墨間錄云南澗詩平淡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語奇故也

東坡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澗詩憂中有樂樂

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縵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永州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

古樂府有昇天行

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

史記蘇秦傳心搖如垂旌

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

殺色界切減也慵踈

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

遂遐征磴迴茂樹斷

磴丁鄧切石梯

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

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

間問去聲

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

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釋志一本

卯文

四十三卷

日

作釋釋詩云其耕釋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又唐王績掛冠歸田葛巾聯牛躬耕東臯

與崔策登西山 永州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
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
篠匹了切竹也 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胥靡人也。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壽等彭鏗天，
鏗丘耕切。彭祖姓。彭祖為天。塞連困顛踣。 愚蒙怯幽眇，非
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
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永州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
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廳若昇雲間。
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墜，棲鳥當我還。
菌蔕溢嘉色，質當遺清斑。
清一本作清筍。音云：或從水邊一節相去五六尺。 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
迄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
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寒衣。山澤疑暑氣，星漢湛光輝。

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探他煬竈開

重扉煬於亮切炙也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辭莊子煬者避竈

亭毒意仰訴璿與璣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莊子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又老子靜勝熱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

齒疎髮就種種音腫左傳盧蒲娵曰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髮短也奔走力不

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彭祖周孔

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

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

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

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率性資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恂勞

恂音淵念也又音絹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

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屯

倫切難剥喪宜所遭神期固浩浩期一作明衆口徒嗷嗷

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

與音預舸都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臯重疊間浦叙

高切小舸邈迤驅巖叟叟牛刀切積翠浮澹艷始疑負靈鼇叢

林留街颺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

蘇蘇取草 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猴猴奴刀切猿屬 鹿鳴驗食野

魚樂知觀濠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孤賞誠所

悼暫欣良足衷留連俯櫺檻注我壺中醪朵願進菱

實易觀我朵願謂樂也 濯手持蟹螯蟹牛刀切蟹大足 炊稻

視爨鼎鱸鮮聞操刀聞木作閩 野蔬盈傾筐頗雜池沼

芼音毛左傳潤溪沼泚之芼毛草也 緬慕鼓柷翁嘯咏哺其糟柷音曳與棖同

楫也哺奔謨切楚辭漁父曰眾人皆醉何退想於陵

不舖其糟而歌其醕莞爾而笑鼓柷而去

子三咽資李鱻明音宴吞也 斯道難為偕沉憂安所

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草草音臯葛之白花 暮景迴西岑

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艘音騷船總名 木落

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歛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舟人

操舟若神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趣淺戢長柹乘深屏輕篙曠望援

深竿哀歌叩鳴槽音曹舟也 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翺淹

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

門守拘繫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

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輶輕也 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

叨問牛悲釁鍾說疑驚臨牢說音稅莊子祝宗人玄端以臨牢

奚惡死為疑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 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曹

中興遂群物裂壤分韃橐上居言切馬上藏矢下音臯藏弓也 岷凶旣

云捕謂四川劉吳虜亦已麇麇於刀切若戰殺扞禦

盛方虎謨明富伊咎咎通作阜方叔披山窮木禾山

經崑崙山上木駕海逾蟠桃史記東至於蟠木注

禾郭璞云穀類也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再返西旅葵左

桃樹屈蟠右抗槐棘周禮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馬右九縱

橫執鴈羔周禮卿執羔三辟咸肆宥一本作五辟辟

昭公六年三辟之典皆叔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靈

在宥解天災災音刃莊子聞在宥歸誠慰松梓陳力

開蓬蒿卜室有鄠社鄠侯武名田占澧澇音勞礧谿

近餘基阿城連故濠一本作壕前吾丘壽王螟蛉願

親燎荼董甘自薈薈呼毫切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

繰及胥足爲温胥下患蒲腹寧復饗安將蒯及菅蒯

從鱮魴鱮與鞞同魴都觀象嘉素履陳詩謝于旌方

託麋鹿群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溷胡困固窮匪

淫惰惰他刀踉蹌辭束縛踉郎良狼亮四音悅懌換

煎熬音熬登年徒負版興役趨伐磬音臯周禮以磬

鼓也長一丈五尺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

貴非吾曹長沙哀紉纒紉通作糾三合曰紉兩股曰

鵬賦曰禍之與漢陰噴桔槔桔古屑切槔姑勞切莊

福何異斜纒

人方將為圃畦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曰有機械者必有機

腥臊寧唯迫魑魅所懼齊君蕪蕪音勳禮記君蕪悽

悲嬌知瑩懷褚中知音智瑩音鶯左傳知瑩囚於楚鄭賈人有欲寘諸褚中以出既謀

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范叔戀綈袍史記范雎變姓各入秦為相魏

須賈使秦唯故衣見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及見雎雎曰以綈袍戀戀有故人意故釋公

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切切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

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

偶為群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悵悵與吝同二女皆

嫖婷嫖音丁切美女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

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皆裂肝膽橫皆疾智切目邊

也史記怒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趨音喬善走也崢嶸音

目皆皆裂見盜寒礪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首帥首所由切帥所類切

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纏索相拄撐纏密北切黑索撐抽庚切

拄也說文作撐諸韻作撐彼妹久禡魄妹春朱切美也詩彼妹者子禡文赤切奪也張平子

西京賦奪氣禡魄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孟于男女授受不親諭以

從父行搯收自擔肩搯俱軍切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更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

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

左傳威公六年鄭太子忽曰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合姓非用兵

禮記昏義篇合二姓之好竭來事儒術竭丘十載所能逞慷慨張

徐州徐泗豪節度使張建封朱邸揚前旌選朱邸方開李善注

子於天子之所建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建

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前漢項藉傳轅門注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淮水

秋風生君侯既卽世謂貞元十六年張建封卒麾下相欵傾立孤

抗王命謂軍中立建封子張愔為留後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

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

死在忠貞咄嗟狗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

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準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

凌人古受氏周禮凌人掌水吳世夸雄姿吳志凌統為偏將軍二子俱封寂

冥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凌準杭州富陽人六學誠一貫六經

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蹟在華切準著後漢春秋

三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天庭揆高文萬字若波馳揆舒贖切準以

書于丞相丞相以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初

吾兵曹為那寧掌書記涇原之輔軒下東越列郡蘇

疲羸之夷周切輕車也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遣輔軒之使採異代方言謂準為浙東觀察判官

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

準在浙東治名聞于上召為翰林學士

孝文

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

德宗崩群

臣議秘五日乃下遺詔準獨畫其不可乃以且日發喪

徒隸蕭曹官征賦參有

司準自翰林參度支

出守烏江許

烏江和州也準坐叔文黨貶和州刺史

老遷

湟水湄

湟水連州也謂準降連州司馬

高堂傾故國葬祭恨囚羈謂準

母卒于家準以罪不得歸

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

準二弟一門繼死

既無主焉用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

目無見

準母死哭泣遂喪其明

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

溘渴合切

奄忽也

臧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

塞責

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使混群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孤旌疑寒颼颼音

思輕風也

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

假疵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

竟一本作競誤

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予九逝魂

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

幘側革切古卑賤不冠者所服漢元帝額有壯髮始服之

曉池風露

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

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陶淵明自謂羲皇上人

獨覺

覺去聲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未事驚紛擾

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
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嘯渚澤新泉清
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
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
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無也來往不逢人長

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觀公前後諸詩序溪居之勝可見矣公沒未幾而故址廢馬劉夢得有傷愚溪詩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止爲臺榭目曰愚溪子厚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傷愚溪三首

劉夢得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
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
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無王燕燕回國燕燕中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
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蓄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
稍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踈
焚香秋露濕莫玉曉光初胎黑乙切蠻
許兩切選注

胎蠻虫類言大福之
興如此虫群飛而多

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

會隨車

後漢鄭弘為淮陰太守天旱隨車致雨

俟罪非真吏

子厚為負外司馬蓋

自謂也翻慚奏簡書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

禮記檀弓吾離群而索居

野迥樵唱來

廷空燒燼落

燼徐刃切火餘木也

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

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
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卯文

白三卷

十三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冷冷踈竹根
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永州零陵郡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峒嶠岑
峒嶠衡山別名音矩縷又峒古后切嶠九后切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
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謂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舍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時藥閑庭延國
老薛時吏切甘草為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魏志鮮于輔曰泉

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

華佗五禽之戲虎鹿熊猿鳳以當導引

出門鷗鳥更相親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溽如六切温濕也隱几熟眠開北牖隱於新切
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

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舟溪

愚溪舊名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

里

跌徒結切失足

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

湘西舟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後漢

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重封壽張侯謚曰敬

法華寺西亭夜飲

本注云賦得酒字

祇樹夕陽亭共閱三昧酒靈精永遠階月明花覆牖

莫厭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

旃香木也佛經旃檀香風

坐

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為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

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

飛

古樂府有雉朝飛操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野見雉步相隨因援琴而歌以自傷

茆簷下始栽竹

瘡弟事為字滬暑恒侵肌適有重膹疾

膹直類切足腫左傳成公

六年有沉溺重膹之疾

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颼

欣然愜吾志荷鍾西巖垂楚壤多怪石墜鑿力

已疲江風忽云暮與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

幽墀旖音倚旎乃倚切旌旌從風貌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窻

遂不掩羽扇寧復有清冷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

依密葉網一作細曉禽棲迥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

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蓊蔚有華姿

諒無凌寒色寒一作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本草名淫羊藿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温

杜萊一作連祭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廳零魂

又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脈之不盈旬斃躄皆騰蹇

斃蒲結切躄音薛或書作斃旒行貌蹇音軒飛也下從馬者誤笑拊前卽吏爲我推

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杆臼通

夜暄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伸舒委

餘暄竒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蓀息根切香草陳正欽云蓀今溪澗中石

蒲我聞畸人術畸居宜切不耦也莊子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一氣中夜

存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跟音根足腫也莊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

以踈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痿儒惟切風痺病也

前漢韓王信傳如痿人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

奔

種木

卯文

四十三卷

十一

守閑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勞煩經過

茶乃結切莊子釋文崔音檢云志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戒徒斲靈根斲朱玉切斫也封

植闕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波土膏滋玄液松

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繚音了繞音擾晨步佳

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

芳葉寧慮瘵與瘥瘵側界切羸病也瘥木何切瘦病也留連樹蕙辭楚辭

又樹蕙之百畝婉婉采薇歌婉於宛切婉免晚二音伯夷叔齊採薇歌云云悟拙甘

自足激清愧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單音善莊子單

豹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餓虎殺而食之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而身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種白蘘荷

蘘人羊切萹並也堪為菹治蠱毒

皿蟲化為癘

左傳昭公元年於文皿虫為蠱注皿器也器受虫害者為蠱

夷俗多

所神銜猜每腊毒

腊思積切周語厚味實腊毒注腊乾肉

謀富不為仁

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

國語甘中必苦者其中必苦

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賈音古賈也左傳其以賈害也又前漢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并契刀錯刀飢至益逡巡竄

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民有嘉草攻禴事久泯當民

作氏庶掌與切禮黃外切泯彌鄰切滅也周禮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禮之嘉草攻之本草注宗標曰嘉

草即藁荷也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

本草曰藁荷主中蠱注云中蠱者服

其汁并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于寶搜神記蔣十先中蠱家人密以藁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

小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葉在木下好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
糞壤擢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閱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霧窈窕留餘春
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窻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洧榮美切詩溱洧贈之以芍藥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音監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
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似竹有枝節可為杖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役欣嘉名
塞遠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
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
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特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永州龍興寺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

南岳衡州

晨登蒹葭岸霜景霽

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
摧剝道旁且不願岑嶺况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
鶯鶯鶯仕角切鳳屬路遠清凉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
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木芙蓉拒霜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
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及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颺夜香繁霜滋曉白
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謝元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

楚辭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

注云南國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為枳

密林耀朱綠晚歲

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

熊與湘

熊湘二山名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
遠物世所重旅人心所傷迴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戚戚一本作城城

巽公院五詠

永州龍興寺

淨土堂

土音杜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
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
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綠生窅然喧中寂

窅與杳同深也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潏彩寒露濃
瀟洒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心經色即空造物
誰為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繚繞穿疎林逆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
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嗒鳴山禽
嘲陟交切嗒陟韜切一本作嘶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筆墨間錄云退之號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
公院五咏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題
觀之其工可知也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鷄晨
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

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元暉詩誰能
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

三首

蓐食狗所務

蓐音辱左氏
晨炊蓐食

驅牛向東阡鷄鳴村巷白

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
待用窮歲年盡輪助徭役徭音推聊就空自眠子孫日
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
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鷄黍事筵席
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
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
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綠
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霜重梨棗熟

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饘諸延切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注隅

谷虞淵也跳踉北海超崑崙跳徒彫切踉呂唐切又音良披霄決

漢出沆漭沆下黨切漭母黨切瞥裂左右遺星辰瞥匹滅切疑與批振字同

又作激洌上林賦轉騰激洌注相激也蓋古字須臾

力盡道渴死列子夸父渴欲走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

尸膏肉所浸生鄧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埽人長九

寸埽疾郢切山海經東荒有小人國長九寸名曰埽海鶴遇而吞之開口抵掌更笑

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

成遂睢許視切盱音吁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杙音弋椽也深林土

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

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躡躑躅壑何當存躡良

刃切躑也諸韻皆作躡躑郎戟切動也集韻躡躑同

群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嶧豁空岳巒嶧許交切韻玉

字惟集韻序豁官殿高貌栢梁天災武庫火漢武帝太初元年栢

五年武匠石狼顧相愁寃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

愛才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

張熊蹲豹躑爭低昂蹲音存攢巒叢嶠射朱光嶠音五各切丹

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鳴璫音當耳雪山冰谷

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

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左傳昭公元年闕伯實沈日尋于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滅遷闕伯於商丘王辰遷實沈於大夏王參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

扇安可當當合作常

東坡云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篔簹亦魏之間謂之笙乃梧桃笙以桃竹為篔簹也梁簡文帝

湘南王獻篔簹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篔簹也桃竹出巴渝閬杜子美有桃竹

杖歌詩話云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紅藤篔簹方言謂之笙或曰籥條亦日行唐

沈約奏彈欽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耶又左思太冲吳都賦云

桃笙象篔簹韜於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篔簹也吳人謂篔簹為笙劉夢得有詩云蕙風香塵尾月露濡

桃笙葵扇出謝安傳安鄉人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籍田有感元和五年詔來年籍田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供帝藉於千畝留滯長沙

歲又除宣室無由問釐事釐音禧賈誼貶長沙王傳後召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因問鬼神之本周南何處託成書史記司馬遷自序太史公竟留滯周南執遷手

泣曰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汝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歧烏詞歧舉足也

城上日出群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

柳文四十三卷

樂爾獨落魄今何為

魄音託落魄不檢又旁名切不得志

無乃慕高近

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

五經通義曰中有三足鳥

無乃飢啼走路

旁貪鮮攫肉人所傷

前黃霸傳吏食於道旁有鳥攫其肉

翹肖獨足下

叢薄

翹都遙切肖思么切輕小也莊子翹肖之物淮南子注聚木曰叢深草曰薄

口銜低

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蝼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

六翮利如刀躡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夫支離其形猶足以養生又叔山無趾見仲尼努力低飛

逃後患

籠鷹詞

凄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

斷霧靈掣電捎平岡若然勁翮剪荆棘

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之四顧時激昂

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殘草中狸鼠足為

患又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

聞辨累一作里

放鷓鴣詞

鳥如鷄黑色其鳴自呼常南飛不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狗媒得食不復

慮機械潛發罹罝罟且音嗟學音孚羽毛摧折觸籠籞煙火

焮赫驚庖厨鼎前芍藥調五味

前漢子虛賦注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膳為芍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芍藥而煮之

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殼蘇牛簡子亦放郢鄂鳩

郢音寒孔叢子元日有人獻鳩於趙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鳥二子得意猶念此

况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

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官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

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

上下投變轉動玄機甲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

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

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修門

象碁不復貴

楚詞魂兮歸來入修門此甚蔽象碁有六博些魏宮粧奩世所

棄

奩力鹽切本作奩晉陽雜俎彈碁起於魏宮粧奩之戲豈如瑞質耀奇文願

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

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

曲滿眼故園春意生

一本作春草綠目極千里無山河

作故園

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

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迥

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翥

章庶切飛舉也

我今誤落千萬

出身同儕人不思還

儕助耕切楚人別種

鄉禽何事亦來此令

我心憶桑梓間閉聲迴翔歸路速西林紫樵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渾音魂白紵歌吳曲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劍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度江水

楊白華楊大眼之子容貌瓌偉魏太后胡氏通幸之白華懼禍

南奔于梁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踏踏歌之

坐令宮樹無顏色

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

長秋皇后宮

哀歌

未斷城鷓起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

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綠一本作綠若溪漁隱曰元次山集欸乃曲欸音襖乃音靄掉

舡歌聲洪駒父詩注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及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及山谷碑耳

迴看天際

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飲酒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罇舉觴酌先酒

酌音未先息見切始為酒

也遺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

晦淥水函晏溫藹藹南廓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

柳文

日正三卷

二十六

鹿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今日必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

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竹簡也。素絹也。古人用以寫書。選張景陽詩：遊思竹

素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支體，吟咏心自

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

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

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 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

集一本作榮。按晉語云：人皆集於死。已獨集於枯。注集止也。死茂木也。鴻鵠去不返，勾

吳阻且深。吳一本作吳。謂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顏注漢書以吳言勾者。與語之發聲猶言

於越徒嗟日沉酒，九鼓驚竒音。驚音本此當作驚。注云：驚音務

前漢元帝置鼙鼓殿下。日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

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損千金。

捐一本作捐。居諸也。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齊如字。易得其資。齊衆家並作

齊斧。張軌云：黃鉞也。張晏云：整齊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攬衣中夜起。

感物涕盈襟微霜眾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旭可玉切鸞斯起蒿萊鸞音諫雅鳥也啁啾有

餘樂啁之由切啾即由切鳥聲飛舞西陵隈迴風旦夕至零葉委

陳荻荻音陵草根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遠致

望諸君樂毅也嗷嗷事強怨嗷音欺有所銜也或音謙者與此文不合三歲

有奇勲謂下齊七十餘城悠哉闢壇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

情異嘉穀坐煇焚煇虛嬌呼酷呼名三切謂樂毅被讒畏誅降趙致令委金

石誰顧蠹蠕群蠕與輓同時究切風波歛潛構歛音勿切遺恨意

紛紛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

垂文

三良

東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腸一作壤如羊切前漢霍光傳賜黃腸題輅各一具

不振音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左傳宣公十五年

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穎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日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謂秦康公也一作彼康

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羊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樊於期怨秦王而奔燕荆軻見於期於期遂斬首與荆軻以函盛之并獻燕督亢之地於秦 炯然

耀電光掌握罔正夫正一作四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趙趙

趙千谷切趙千余切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漢鄒陽上書曰荆軻慕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

狂走無容軀秦王詔王剪伐燕燕王乃斬丹獻之夷城芟七族臺觀皆

焚汚始期憂患拜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

公殊奈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魯莊公十三年齊桓公與魯會于柯曹劄

以七首切桓公盡歸魯之侵地桓公許之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史記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傷秦王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

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媸

妍五堅切媸元之切好惡也禮記云屬續以俟絕氣注續今之新綿易動推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生

平勤皂櫪剝秣不告疲剝粗臥切破也字作莖斬草也秣音末馬食既死

給轄積葬之東山基轄于翻切積音讀前漢詔令郡國給轄積葬埋注小棺也奈

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髡然暴百骸骸一作體髡虛交切髡體貌不

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髡然暴百骸

潤澤暴音曝

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

從才用切

睽之涓然悲

貓虎獲迎祭

禮記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而祭之也

犬馬有

蓋帷

禮記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

佇立唁爾魂

唁牛偃切

豈復

識此為畚鍤載埋瘞

畚音本蒲器鍤側洽切瘞也瘞於側切埋也

溝瀆護

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

骼潘本作骼各

類切禮記月令掩骼埋胔

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耶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卷末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

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

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怕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

堯紀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

左傳昭公十七年九扈為九農正潘本作九扈同

楚鄉農事春

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非國語序

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揚子參差不齊槩諸聖王云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

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

庸一作是不知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此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

在穆王之後而昭王在穆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語作恭

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
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
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
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
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
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
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

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
百畝自厲三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
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公號仲之後也用人國
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

云爾

一作吾猶耕乎云爾

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

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
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
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
而郊注云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
泉河濱雖有惡種無不實之堅好也得其獲詩既堅既好不
猥不莠注云盡堅好矣盡齊美矣
京庾得其貯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
高丘也○京庾一作爾庾老

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
道。三推也。禮記天子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
 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
 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
 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
 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地震。今三川實震。
 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
 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
 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

東遷

伯陽父周大夫也。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
 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
 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鬲。音育。
 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糜。爛也。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漬

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

一本云是特老婦老圃者之為也

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

倪端

陰陽之無窮以

湏洞鞞鞞乎其中

湏音承諸韻皆胡洞切並云水銀也無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項洞

吞百谷杜子美詩項洞不可按杜詩中用項洞不一

淮南子項濛鴻洞莫知其門許慎注項讀如項羽之

項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遊之同今按唐人用

項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注鞞鞞音膠

葛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

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

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

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

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

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

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撥于農隙耨

獲亦於藉獮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

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

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

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乎

一作後嗣

卒料

之及幽王乃廢滅

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

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

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

罔不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協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

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

哉示少示以寡也○惡事厭况為大妄以諉乎後嗣

賈誼傳尚有可諉者胡建傳執惑于神怪愚誣之說

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

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

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莘號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

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

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

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

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

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

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

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

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五五年一今其曾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

觀之不過五年

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彰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

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微乎彼

嗚乎莘者以煮蒿悽愴

焄音薰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

妖之淺者也

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

取時日奔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奔浪無根源也並如字

則又以

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

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

臨人以五令其胄見

胄後也

號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

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

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

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

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

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

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

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

其願是不賞善也

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

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

郟亦作郟音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郟至告慶于周

告慶舊本作獻捷

未將

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
 郟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
 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
 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郟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
 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
 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郟公初告單襄公謂郟至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
 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
 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
 朝襄公曰且郟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
 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
 之仁姦仁為仇姦禮為羞姦勇為賊有三姦以求替
 其上遠於得政矣公謂三姦之說
 自郟至死難後後人追合之也
 左氏在晉語言免
 胷公
 胷公
 六年鄆之戰郟至以韞韋之附注三逐楚平王卒見
 王必下奔退戰主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
 也有韞韋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殺而下無乃傷乎
 郟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
 君之靈問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
 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
 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
 又如此固已自異也
 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後
 而充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
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
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
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

柯陵之會

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單音善 晉郤

錡見其語犯

錡音倚又音奇

郤犢見其語迂

犢音周切

郤至見

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
郤犢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

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
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
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
爽當為喪喪二視與步也 今郤
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
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音搖 怨之本也簡王十二
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
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新附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
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

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邪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單音善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人之師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

之常也

國語注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

是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

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闢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闢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也闢者兩水激有

似於闢也

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云

王卒壅之及景王

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

王室遂羣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徵之也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

云

可先而不備

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

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

是不

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

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答切音聲味生氣氣在

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

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

信刑政放紛紛一作族非是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

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

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

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

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

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

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

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

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

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

子為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

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
 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奸物也和平則久久固
 則純純明以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
 曰姬氏出自天龜大姜之姪徒結切又直質切所憑神也歲
 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

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祥農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用之注天龜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

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
 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誣又曰王以

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
 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官畢之以黃鍾

之下官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官布令于高以
 無射之上官布憲施舍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

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
 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
 而四伐威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
 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

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長音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

將合諸侯衛彪侯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没乎萇

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

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

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侯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

黷作頌忠一作忠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

速及之說巫之無怕者之言也追為之耳吾友化光曰温也温

字和叔一字化光思黷牛僧孺之字也化光古東周城銘并序云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本正拓開國祚厥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退憤勒名頽隅以勸大順

問戰

此已下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始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

柳文 四十四卷 十一

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劇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
 非曰劇之間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
 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闔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
 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
 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劇
 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
 者幾何人難乃且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
 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

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
 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
 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
 報我之時也何足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
 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
 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
 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於之意
 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
 之思報豈子羔比耶宗元乃曰以斷獄為戰之
 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
 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

云展禽曰夏父弗

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

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蒸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可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作已葬而火焚棺槨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

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以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

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

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

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

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

子之罪也乃舍之

里革魯大夫剋也自明日以來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

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

更之則何如

仲孫宅

宅徒何切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宅諫

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

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馬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贖羊 贖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 晉五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為桓元所滅

馬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矢

吳伐越噫會稽 原國語 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

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

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為大矣 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

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其長尺有咫 楛音 陳惠公

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

矣此肅謹氏之隼也

肅謹北夷之國祭石中矢鏃也乃乎切自吳子已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微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祭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

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

罷音疲

縷綦以為奉

注云奉藉也所

以藉玉之綦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供也

鹿皮四箇

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梱載而歸

梱綦也唐韻從來力準切集韻若隕

切自天下至歸已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馬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此已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

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

是以讒口

之亂不過三五

少則三君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

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

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

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觀之

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

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
 不戰而反我鼻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
 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
 善深謀 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
 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
 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規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
 未嘗不從親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
 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里克曰中
 立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
 下 云 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
 衆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 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
 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
 本者亡孰曰不且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
 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

丙之辰

二云

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遇宰周

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

而暇晉是皇公乃還

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

宰孔曰晉侯將

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戎狄之民

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上違違去也下違違

道也是歲獻公卒

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王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

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

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

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立重耳

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

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

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間君之感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

春秋成公二年書宋齊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莊公十一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荀息其法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

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

忍焉耳

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癘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

日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

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公集中有與元饒州

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其當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解文
四十四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孤偃 以下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
夫也 舅犯曰不可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
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
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 使晉國不順而

唐柳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孤偃 以下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

夫也 舅犯曰不可 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

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
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
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 使晉國不順而

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
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俵俵焉遊諸侯良切陰蓄

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

偶然耳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

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

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

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

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得之而

狂女九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

平音丕一云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

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

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晁達於外晁與國人頌

之曰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靡有徵者一若翟

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

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

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

魄形也兆見也

若入必霸於諸侯

其耿光於民矣

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耿猶照也○耿古迥切與

焯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
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 是一作臭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
之鎮 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
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惟天之禍受君之

罰戮惟天之禍無後

文公殺懷公于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
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

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地

合

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
利公子繫曰殺之利 繫丁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子繫曰
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
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
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

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

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作慕字周室雖卑

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

之所取者取一作集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中而不

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東之地而置

司官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

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皆

德又廢去十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

待刑而能舍之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

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析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

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

五鹿野人舉

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

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

云乎

人國語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

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

吳語

楚靈王傍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

後十二

年其復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

云充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

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

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

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

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入筮史

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

梁

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郟栢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

姓近官朝廷者

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諸姬同姓中官內官

異姓之能

掌其遠官

遠官縣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

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池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

棄禮違親

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

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
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
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
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
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
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
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

獻子諸本多誤作宣子

以爲司馬

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

之

宣子趙襄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于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卽宣子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
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
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
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
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
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曰是反天
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
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
好惡而嗾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
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
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舊本此一篇賢可書乎之後乃有左氏
多為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
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方足矣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
士也賊
殺也。鉏宋
魚切麇音倪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
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
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
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
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
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欺一有
向字使不及其假寐也則
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
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
馬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
卒自君驕而下皆新附。范文子范燮也鄆之役
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不聽
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其死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
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

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
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
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
也新附三郤郤至
郤錡郤犇也欒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
厲公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
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
子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
新附陽于悼公

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

一無貴字

公子貴三字而作兩貢字非是

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

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

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者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

云

必以賄死揚食我生

音食

異我音俄

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

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樂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

父音甫

不克而死

公遂逐群賊

云

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

掄擇也

有

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

後而去之

云云

去音羗呂切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樂

盈

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黨樂盈黜之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者大夫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
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
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
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
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
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鶚

上食亦切下於諫切

平公射鶚不死使豎襄搏之矢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
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
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
于顏忸怩愧顏也忸
女六切愧音尼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
之新附叔向羊肸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
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日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鮌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非曰鮌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樂武子無一卒之田云

云上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

侈云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懷

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

楚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樂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樂書殺厲公也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樂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

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

自以城來已下新附鼓翟之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
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庶之
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
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
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

范獻子士執也

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

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獻公名具伯禽之曾

孫武公名敖獻公之子

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

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
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
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

下邑晉之邑也

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

云云

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

亡趨而出乃釋之

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之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杜罪二切

祝融 此已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

柔嘉材者也其後入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

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

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已姓於昆吾昆

吾衛也夏衰昆吾為夏伯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箴為彭姓

封於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姓之別封豕韋彭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當周未有

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

芊音拜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為高辛至功大

矣自虞夏商周已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履陸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

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也今王
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
童窮固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裒人之神化
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
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
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
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白之舅也繒奴
姓繒音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
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在已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
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
可也而言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
所宜言也

嗜芟

已下楚語芟芟也。音技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芟

屈居勿切

將死戒其宗老曰

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苟

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

去差呂切

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
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
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屈到楚卿屈建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邊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縱放也底則滯底著也滯廢滯廢滯久不振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對

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馬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新附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

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妄者女巫曰覲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

魯哀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

以伐越王勾踐勾踐起師迎之夫差將許越成申
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以昔
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
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
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
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
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

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
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
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皆理
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
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本
本作反蓋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
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
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
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
 暇著論耳子厚之學大率
 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
 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
 不可不知也至於時令斷

淡

